## 藝術與醫學(15)

# 張大千與某同學

文．圖／張天鈞

2017年7月底，上故宮網站登記參觀張大千故居，時間選在8月9日下午2點至2點40分。經審核通過，沒想到當天連我和內人在內只有五人參加。跟當初登記時有14人差很大。

2點10分，導覽員終於出現。我問她不是本來一組15人嗎？她說很多人會放鴿子，但反映無效，也就習慣了。我問哪裡買票，她說不必花錢，怪不得大家說不來就不來。

那次展出的畫全是複製品。據導覽員說是環境太潮濕，若放真跡，容易壞。

1899年5月10日，張大千誕生在四川內江老城區內的一幢民宅裡，在家中排行第八。家境清貧的張家，僅靠張大千母親曾友貞繡花來養家。張大千的母親在生他之前，做了一個夢。夢到有一個老和尚，給了她一個銅盤，裡面盛著一隻小猿。第二天，張大千便出生，這個夢讓家人都覺得他就是黑猿轉世。張大千本人也對此深信不疑。張大千原名張正權，後來自己改名張爰。他一生愛猿、養猿、畫猿，天性中帶著與黑猿相似的無拘無束和灑脫不羈。

1914年，在兄長的引領下，張大千第一次離家，去重慶求精中學讀書。那時正值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時期，學校被迫停課放假，沒錢回家的張大千決定約幾個同學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四川內江。

沒有想到走到半路，被土匪綁架，但張家交不出贖金，土匪便不放張大千走。在性命堪虞之際，他寫的一手好字，竟得到土匪的「賞識」，決定讓他做師爺。張大千雖然因此救了自己的性命，卻被迫與土匪為伍，與他們一同下山搶劫。有一次，他們去搶一個大戶人家，按黑道規矩，空手而歸犯大忌。張大千只好拿了一本書，名叫《詩學涵英》。此後，這本書便成了張大千在巢穴內學習詩詞的啟蒙讀物，一有閒暇，就拿出來反覆研讀。

後來，張大千的家人通過地方上的仕紳跟土匪交涉，才把他接回來。他被綁

剛好一百天，「百日師爺」因此得名。驚魂未定的張家決定讓二哥張善子帶著張大千遠赴日本學習染織，走實業致富之路。

1919年，張大千的未婚妻去世。原來，在赴日本讀書之前，家裡早已為他定了一門親事，這個人就是他小時候青梅竹馬的玩伴謝舜華。1920年，張大千帶著無盡的哀傷完成在日本的學業，與二哥返回上海，但對未婚妻的思念卻久久不能釋懷，自此萌生遁入空門的念頭。

帶著一封好友父親的親筆書信，來到了當時的松江禪定寺，住持逸林法師為他取法號「大千」，這個法號來自佛家經典《長阿舍經》中的「三千大千世界」一語，從此這個氣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。三個月後，因為接受不了佛門規定的燒戒，有著黑猿一樣熱愛自由天性的張大千，在剃度大典前夜，悄然離開。

不久，張大千的繪畫天賦逐漸展露。1918年，張大千所繪的水墨紙本作品《峻山高仕》在日本展出。當時，被日本人當成了中國古代名家的筆墨，想不到是來自一位未滿20歲的小伙子的臨摹。1920年，在二哥張善子的安排下，張大千拜入了前清名士曾熙與李瑞清的門下，他深受此二人影響，把石濤的山水臨摹得惟妙惟肖，甚至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。

1920年代，有一次，黃賓虹在城隍廟古玩街看到一副石濤山水長卷，感覺跟幾天前在李瑞清家所見到的真跡不相上下，甚至在技法上略勝幾籌。於是花了100元買下，然後直奔李瑞清家請其參閱，不料被當時同在李瑞清家的張大千看見，那其實是自己的臨摹作品。為了不讓黃賓虹損失，張大千恭敬地把100元交給黃賓虹。在深受震驚之餘，黃賓虹也對張大千的才能大加讚賞。

為了精進自己的繪畫技巧，1941年，張大千赴敦煌，最初計畫去回約三、四個月。但當他在莫高窟看到這中古時代壁畫，就被金碧輝煌的色彩，宏大瑰麗的場面，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徹底征服，決定停留一年。從此，張大千在敦煌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，他稱之為面壁，時間長達三年。

張大千的願望是把每一個洞窟的壁畫都臨摹下來。但有的洞很小，不到一個人的高度，需要躺著進去，仰著畫，十分艱難。清晨入洞，夕陽西下離開，成了他每日

的常態。三年中，他臨摹了276幅畫作，僅是顏料就用了千百斤，這使他千金散盡，債台高築。他不僅細緻臨摹，還寫下了平生唯一的一篇學術論文，創立了中國畫壇上的「敦煌畫學」。

1953年張大千舉家自阿根廷遷到巴西，最初暫居在聖保羅的友人農場裡。一日雨過天晴，張大千到附近山坡散步，遠眺眼前河流環繞的山谷景致，頗似故鄉成都平原，勾起他思鄉之情。他於是決定購買這片種滿柿子樹和玫瑰園的林地，計畫在此築中國式庭園「八德園」，作為永久居所。但這塊地後來被巴西政府徵收，張大千被迫離開，八德園就此頹圮。所幸當年園內設置的三方巨石，在駐外使節黃聯昇與僑領李　祥的搶救下倖存，經20多年波折渡海回臺，捐贈給故宮，未來將安放於南院，成為「大千石庭」。

有一次，在巴西幫忙搬石頭時發生了意外，這次意外使張大千的視力嚴重受損，幾近失明，這對步入事業巔峰的他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。以線條精準、筆法細膩著稱的他連下筆的位置都看不清了。但張大千並沒有因此而放棄。1959年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，正在養病的他無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「八德園」一片淋漓朦朧，像是悟出什麼，立即進畫室，提起筆來即興揮灑，一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《山園驟雨圖》就這樣誕生了，它是張大千潑墨山水畫的代表作。後來，在潑墨的基礎上，張大千開始加入色彩，最終形成了具有自己獨特畫面構成的潑墨潑彩技法。

他在八德園住了15年。直到1970年，八德園所在區域將修建水庫，張大千只好放棄這座用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園林，舉家遷居美國。

1976年，張大千打算回臺定居，因此選定在外雙溪建宅第「摩耶精舍」。1977年，張大千自美國舊金山回來。1978年8月，摩耶精舍完工。

由於園林養護和一家人生活的龐大開支都靠他的一支畫筆。1981年，83歲高齡，健康每況愈下的他，接受了一位在日本經商朋友的委託，創作巨幅中國山水畫《廬山圖》，來裝點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。開筆後，張大千健康狀況時好時壞，創作也只能斷斷續續。這幅寬12米，高1米8，尺幅罕見的畫作，前後歷時整整三年才完工。

《廬山圖》的創作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，但在1983年初春，作品尚未完成，張大千就病倒了。此時臺灣歷史博物館提前向公眾展出了還沒有題跋的畫。遺憾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為這幅畫題跋了。

1983年4月2日，張大千因心臟病復發而在臺北榮民總醫院與世長辭，享年85歲。骨灰安葬於摩耶精舍後院梅丘立石下。10月，家屬依其遺囑將摩耶精舍捐給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「張大千先生紀念館」。

我去參觀摩耶精舍時，在一樓會客廳，看見牆上掛有他在民國71年獲得的中正勳章，以及與溥心畬、畢卡索的合照。大畫室裡有他揮毫作畫的蠟像，長臂猿的標本隨侍在側。牆上懸掛敦煌石窟的留影、兄長照片、張大千二哥張善子畫的老虎。母親與老師的書畫作品等。小會客室則為張大千夫人接待賓客的場所。餐廳牆上懸掛「賓筵食帖」，為張大千書寫宴請嘉賓的菜單。

壁上的掛鐘停在上午8:10，以紀念張大千辭世的時間。庭園有影娥池等，池中有錦鯉，也見到張大千的長壽灰鶴。烤肉的地方放有張學良送他的蒙古烤肉架。爐架外放置醃製四川泡菜的陶甕（圖1）。前豎巨石摹刻「大千居士乞食圖」。庭園的巨石中，有張大千摹刻親書「梅丘」，並選為他長眠之所。

我將摩耶精舍貼到我們班的網站，有同學回應：「民國七十年，我在摩耶精舍的後花園，和張大師合照。（當日張大師請吃蒙古烤肉）。當年張大師送給我一幅畫，目前保存在雪梨。」我著實嚇了一跳，就問他：「您收藏的大千先生的作品若交給蘇富比拍賣，賺翻了。但83歲時大千先生已視力不好，以潑墨主。您的是細工，應是更早期之作。至於請吃蒙古烤肉，是因在榮總他被您照顧嗎？蒙古烤肉架是張學良送的。」他回答道：「回天鈞教授：當年北榮內科部有三位部CR，每位每四個月輪流負責不同工作；

圖1張學良送張大千的蒙古烤肉架。爐架外放置醃製四川泡菜的陶甕。

圖2我在席德進位於大度山的墓園。墓碑題字為畫家張大千。因他們倆皆是四川人。

其中一位有四個月除了日常工作外，還要幫忙各科主任照顧VIP。當年的VIP 有張大師、何應欽、張羣及其他等等。張大師在每年6-7月，CR 結束後，會請醫療團隊到摩耶精舍BBQ，並贈與照顧醫師各一幅畫。我恭逢其會，也獲得至寶。」以及「天鈞教授眼光犀利，一眼就看出張大師不同時期的畫風。他83 歲時視力模糊，幾乎已看不見。此畫可能是早已完成，補提名字時間。」

於是有建議他買保險，贈送國家的。他的回答是：「謝謝各位同學對我的建議。我沒有任何負擔，目前存放在雪梨自己欣賞。其價格的多寡，對於我而言，也不會去理會。可能當傳家之寶，不過，我會告訴子女注意保存，以免以後被丟棄。」

有一位收藏家跟我說：「如果你是畫家，人家會希望你早死，以便作品升值。如果你是醫師，人家會希望你活長一點，以便好好照顧他們。」

這讓我不知如何回應是好。

## 重要參考文獻：

https://kknews.cc/zh-tw/culture/nxz5nl3.html

### 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